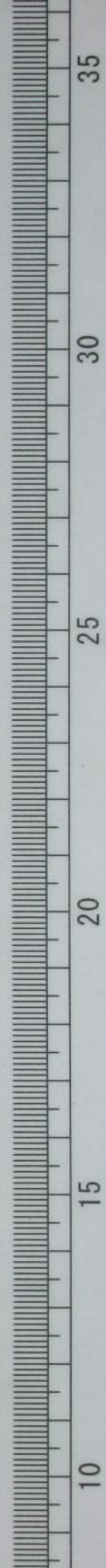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第五十一
至五十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1



文庫11
D 253
11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勳 勃
弟昂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楷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正義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貴 正立弟正表 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



48-11050

010190559438

明本作業

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
為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諡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
為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審嗣
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瑀
之反別眾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諡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
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
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
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
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
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
天下未定馮北儉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而縛請罪
旬日境內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詔景

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
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
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為
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
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
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侍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為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
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
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
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
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脩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

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至于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

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奔波，留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

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
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
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
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
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徹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
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
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
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
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勵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
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
景事發遇害勸弟勸勸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
害勸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

卒于道
以下七字
宜移在
太子左
衛勸字

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
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
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
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
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
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
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
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兖州德惠在人及
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
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入間

明本作卯
是也

時飲少酒。鷲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莊子
丁之類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下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

明本作趙

與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
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
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
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
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
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
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
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
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如法珍王恒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見
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
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
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
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
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
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
年四月丙寅卽位是日卽見廢崇茂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
暢第五弟融世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
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
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
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
象俱逃匿於王巖秀家東昏知之收巖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
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
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運私邸米餽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

至
依明本
補

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鳥。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諡曰章子。齊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旣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

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璉帛爲一室。各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關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

明本作遺

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遺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眾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及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脯，騎舉袖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猷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請所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背泥濕如汗。

明本作祈

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着。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爲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友爲所害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旣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冬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

碑非州人也武帝旣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則代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敕曰侯景志濟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與衆軍大

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眾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

明本作暹

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為蕃國齊建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嗣追諡明曰閔皇帝

梁嗣明本紅梁記是也

承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承陽郡王諡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諡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任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鄧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任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郊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救還。蕃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犄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任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

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埽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肅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與合肥有韋武。』武謂韋胤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去。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斗城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

絕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玄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是以罪免而縱。

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一作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大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鐘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

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太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失屢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

錢愚論

帥令內輿八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殿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人抱而抬之帝驚墜於殿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竝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字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

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東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卽詠竹火籠曰。楨榦屈曲盡蘭麝。氛氲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旣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劫。殺沙門徒嶺南死。洪爲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旣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

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讎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宋昇。帝既封昭明諸子。昇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於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竝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

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斗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俚。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

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憐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一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眾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黷，長劍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

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諡曰敏子賁嗣。

明本作
正
明本作
常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
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
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政卿子邕
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
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

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位給

事中卒昭和十八年八月廿五日午後大暑暉於殿一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終

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憺子亮 亮弟暎 暎弟辨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
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
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
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
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

魏州刺史
氏國

也度渡

書令居端右衛湯土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眾頗勸懿
 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
 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
 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
 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
 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
 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
 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
 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
 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
 司請依舊稅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
 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
 立學校招隱逸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
 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
 馬仙琕仙琕荊州求應赴眾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
 援之宜速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
 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
 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
 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照
 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
 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艙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十三年
 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
 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
 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

依明本補之

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
象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
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
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
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
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
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
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
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
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謂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
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
士平原劉孝標吳頴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

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並以此賢之少偏孤於
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
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
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
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竝建世子機
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
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
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是好內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
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
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

毋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

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警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倖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初寒積雪

秋當
祈明本

制明本
作製

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
暗義制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
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
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
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
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
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
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邵
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
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

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於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
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
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
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
史時朗已聞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
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
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
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
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
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
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

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

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劔道剋復華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畧自命，愛竒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竒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

邱時廬陵王爲荊州。旣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莫恩恩。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旣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禳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嶷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瑄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

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之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旣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卽位之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疎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絕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

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琊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迥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盆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為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臥牀而臥。脩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蟠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乞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曷。甚勇。有口。求為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陸。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乘輪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閣悲不自勝。元帝亦勵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頗遇兵荒。人戶凋弊。脩勸糴務分。未暮。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嘔血而薨。年五十二。

陵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
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竝綏撫之泰至州便徧發
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
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
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
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瑣等兵逼荊州蕭
穎胄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
之以書喻瑣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
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
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
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

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
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
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
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
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郟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
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
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
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
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
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
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

南史卷之十二
卿。愔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入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愔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卽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愔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愔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美答。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愔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旣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映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

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暉，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愛，常自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暉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俞建安南浦並預密宴。

號東宮四友。簡文曰：有五六使來往，暉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暉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暉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施少帛，崇於魯衛，磐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讀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疋，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問平也。昭和十八年八月廿六日朝，小雨涼。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克華生邵陵王綸。葛脩容生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任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患

西川北風
氏蘭固周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克華生邵陵王綸。葛脩容生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任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患

及古

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早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石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擊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日。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綾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法。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蔡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致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謔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

舉下當
有樂字
之梁書有

嘗梁書
常經二
字

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巳。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教。乃進。合自是至。瘳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餽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嘗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人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

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奔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疏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蹙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責，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下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優，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教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疇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

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頗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柁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譽。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喏。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譽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藥。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闢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寬。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卽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

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術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及卽位。升武德殿。歛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喬。膠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明本別行

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相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進也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榔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

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

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明本作知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

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蓐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踏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阜復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暴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並優敕

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旣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欠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弓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擒，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旣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

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大府卿祖暉並為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縉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煬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二諸梁書載之

明本改字作先不可

南史直字縉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眾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

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陽。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悲不

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謂左右曰此見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詰一作計自勉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為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有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

前續中兩鬢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閣而躍屣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趨雄號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

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特乞汝。他皆比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膏鮪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鮪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旬旬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膚。唾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

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彩。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彩。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遊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敕。敕遣舍人諸曇祭。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卽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纒。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

明本作何

之字

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鐘山。出其不意。綸從之。眾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朔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羅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幃帳。無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

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蕃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帥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贛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磬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

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

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需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零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詒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歆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旣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旣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人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

之沒綸。猷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忌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禪榻。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其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啟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又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眇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出城已陷矣。帝

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鵝群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啟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真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旣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舊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碇出武帝密敕加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

明本作
固

同名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忬並同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忬勉從子也。以諫且以忬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為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為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遵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為西陽太守。召至鎮于管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鎮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荅仁為步兵校尉。配眾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眾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

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眾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嶧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為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德醜憑凌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東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貴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林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雅也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啟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舟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遠鎮

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燄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持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為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饜。

發氏。紀最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啟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殿。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咤。

劉宋史記此...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一作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康。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

簡文 皇太子 大器 南郡王 大連 陳淑容 生 尋陽 王大心 左夫人 生 南海王 大臨 安陸王 大春 謝夫人 生 瀏陽公 大雅 張夫人 生 新興王 大莊 包昭華 生 西陽王 大鈞 范夫人 生 武寧王 大盛 一作 大威 褚脩華 生 建平王 大球 陳夫人 生 義安王 大昕 朱夫人 生 綏建王 大摯 其 臨川王 大款 桂陽王 大成 汝南王 大封 樂良王 大園 並 不知 母氏 潘美人 生 皇子 大訓 早亡 無封 其餘 不知 不載

太子不臣
自出於
佛家思

想所致也

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

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

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

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

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

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

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

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明作前平夷羯寇必一作先即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

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

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

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

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

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

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清元年為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

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本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

合於理眾皆驚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

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郢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

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

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

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為

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

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眾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

南齊書卷之五十一

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瑄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收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瑯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賴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卽

明本作悅

賜所乘馬。及爲啟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獻。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

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帝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

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

不帶

之。因賜王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

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矜目如畫。大寶元

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帝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

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

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

有衆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

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如此早慧
何足云哉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

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

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

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

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園。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

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

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

自益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啟。直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為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氍毹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符，碧絲布袴，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他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兇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妹。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略並鍾愛，侯景亂。

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與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去命也。哀哉。
十八年八月廿七日。夜九時卒。後一追了。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西川中興書院藏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氏國圖藏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宜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汲古閣

毛氏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鬚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

明本
作三

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郟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繫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群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

南史五十五
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快快。待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止。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画。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欲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塋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

國朝史
明本補

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眾大至。顯達宵奔。景宗
尊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
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
兵。景宗聚眾。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
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
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
士皆禁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
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
鄖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
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

賊字依
明本補

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
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
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
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
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
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特立。必
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
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
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
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畧。景宗乃
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
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

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眾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大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兩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溼當時並目覩焉景帝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

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麇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徃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

忘
忘
忘

送書竟陵詔景宗景宗是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

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收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

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任宋爲新汲令政有異
續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
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
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
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
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
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
告之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
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
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
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
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
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

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
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後徵爲尚
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景子宣嗣

宣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宣
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宣以捍禦功除驍騎將
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宣宣乃齊宣德皇
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宣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
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
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
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

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竇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竇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竇後竇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葺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竇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竇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縉等表請爲竇立碑置祠詔許之竇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滋爲衡陽

內史辭曰竇侍御坐帝謂竇曰夏侯滋於卿疏近竇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竇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竇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竇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克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一作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竇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

伯聞之夜遁。眾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鄴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入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曾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謨嗣官，至太僕卿。謨弟謐，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謐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畧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院，並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謐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山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待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脯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

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連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先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

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現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

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壑道恭壑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壑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專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柘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和帝為荊州刺史公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史諸軍悉受

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

溪人

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愧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兒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暉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眾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為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浚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

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起亦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絜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實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之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眾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恩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

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女侯。朝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貧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東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

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萼。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萼在城內。甚懼。城

上道字
明本作父

平而元起。先遣迎車。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道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入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備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口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鄆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

起兵。乃謂所親曰：金華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

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踞蹠，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架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

嗣。

康。度。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守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画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鉏，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

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

明末作類

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遂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縑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

人
明本
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敕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眾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眾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眾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眾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眾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管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于官。帝深痛惜。

之謚曰烈子，實景宗。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興。武皇述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落期，豈得若期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帶之不圖，也福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宋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呂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薛盪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等力死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與其事。互有厥勞，罷進宜矣。先是鍾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次，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五十五

昭和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午前，柳田泉據明本補字之

